T088 |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否已经等于民主？

Free China Movement

Version: as published 2026-11-22

© 2026 Free China Movement. All rights reserved.

Canonical edition: https://freechina.live/china-news-updates/democracy-civil-society/myths-t088-minben-thought-democracy/

This document was generated from the final published text. The PDF is the authoritative download copy; the online edition above is the version of record.

问题

中国古代思想家深切地关心人民。孟子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官员向皇帝进谏，朝代依天命而兴替，人民的福祉两千年来一直是衡量善治的标准。2021 年白皮书《中国的民主》从这一传统直接划线到当下，称中国人民 5000 年来探索的民本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民主因素”，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民主的朴素认知和不懈追求”。关于政党制度的姊妹篇白皮书同样把现行制度植根于传统文化，称传统文化倡导“天下为公、以民为本”。

这一主张颇具诱惑力，在回答之前值得以其最强的形式加以陈述：如果民主意味着为人民的利益而统治，而中国思想在现代民主理论出现数个世纪之前就把人民放在首位，那么中国一直以来就以自己的形式拥有民主。本文认为，这一主张混淆了三件不同的事——为人民而治、由人民授权，以及人民可以撤销的权力——而古代民本思想只满足第一件。这不是一个小小的成就。但它不是民主，把它称为民主既有损于当下，也有损于过去。

连续性主张的最强版本

连续性论证有三条支柱，每一条都值得公平倾听。

第一，古典文本确实把人民置于统治者之上。孟子不只是劝告仁慈；他把人民排在第一位、把统治者排在最后一位，并允许一位危害国家的君主“则变置”——“应当更换”。天命学说使统治者的合法性以人民的福祉为条件：洪水、饥荒和叛乱被解读为上天收回天命的征兆。

第二，传统围绕这一思想建立了制度。御史和谏官负责向皇帝说出不受欢迎的真相，地方士绅、乡约和宗族组织为普通人提供了上书与申诉的渠道。

第三，现代官方文件把这看作活生生的传承，而不是博物馆展品。民主白皮书把民本思想视为全过程人民民主赖以生长的文化土壤。按这种观点，民主不是西方舶来品，而是一种具有中国根源的价值，今天体现在中国的制度之中。

这一切都不是编造的，也不应当被驳回。问题在于它们加起来是否等于民主。

民本思想实际主张了什么

从孟子实际说了什么开始，因为这段引文有两面性。“民为贵”之后是“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因此，赢得万民之心的人成为天子”。赢得人心不是赢得选票。这段话中没有任何程序，使万民据以选择、计票，或按期收回选择。人民是合法性的*尺度*，而不是合法性的*作者*。他们凭其结果——收成、秩序、饥荒时的救济——来评判统治者，而发出裁决的是上天，不是人民。当一个王朝覆灭时，人民不是投票把它赶下台；他们忍受它、逃离它，或以内战为代价起来反抗它。

这就是以叛乱撤销与以选举撤销之间的区别。天命使权力附有条件，但这一条件只有在灾难中才能执行：叛乱、入侵、王朝崩溃。一种只有在国家崩溃之后才能运作的机制不是民主制衡。民主的决定性成就是人民可以*不*打破国家而罢免统治者。

谏官制度从另一面说明了同样的局限。一位谏官可以进言、警告，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告诉皇帝他错了。他不能做的是推翻皇帝、否决一项政策，或向一个对王位有权威的机构申诉。进言不是制衡。

白皮书自己的检验

反对这一等式的最有力证据来自提出这一等式的那些文件本身。民主白皮书提出了自己评判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标准：“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本质上是看领导层能否通过合法有序的程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管理国家事务，人民能否畅通表达利益，权力是否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白皮书还提出了尖锐的警告：“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重要的是“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

把这一检验应用于白皮书所描述的制度。白皮书直言：“在中国，没有反对党，也没有在野党。”政党制度白皮书同样明确：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反对党”，而是“参政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治理的政党。它们对执政党的监督，用白皮书的话说，“是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是一种协商式监督、合作性监督”。协商是真实的参与，白皮书记录了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村民委员会和

立法公开征求意见进行的广泛协商。但执政党可以接受也可以搁置的协商，与执政党必须获得的授权不是一回事；以建议形式进行的监督与罢免的权力不是一回事。按白皮书自己的标准——领导层有序更替、权力受到真正制约——它所描述的制度通不过它自己设定的检验，它所声称承继的帝制也没有通过。

白皮书所描述的选举安排证实了这一点。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但县级以上代表由间接选举产生，国家机关领导人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不是由公众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选举使数百万农村居民获得了选择地方领导人的经验。但这些都是在一个结构内的选举，在这一结构中，最高领导层不受竞争性选择约束，没有反对派可以争夺权力。这是有参与而无授权——人民可以在经批准的候选人中选择下级职位，但不能选择由谁来治理他们。古代民本思想同样向人民提供了发声而不提供选择，与这一结构完全相同。这种相似是真实的，但它是局限上的相似，而不是民主性质上的相似。

比较证据：同样的根源，不同的制度

如果民本思想已经等于民主，那么共享这一文化传承的社会应当表现出相似的政治结果。它们并没有。最清楚的反例是中华民国（台湾），它汲取同样的古典传统、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儒家色彩的家庭与社会伦理——然而在 1987 年解除戒严之后，它建立了竞争性选举、自由新闻、独立司法和执政党的轮替：民主进步党在 2000 年首次赢得总统职位，中国国民党在 2008 年重返执政，民进党在 2016 年再度执政。同样的文化土壤在那里产生了民主，不是因为文化改变了，而是因为制度改变了。正如本项目 CCE-100 系列中关于文化与民主的姊妹篇所说：“传统上对人民福祉的关切与现代人民主权并不相同，但这一区别并不证明中国社会没有能力实行民主”——还可以补充一句，它也不证明中国社会已经拥有民主。文化塑造人们重视什么、如何论证；它不决定人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制度之下。同样受到儒家传统影响的日本和韩国各自走上了自己的竞争性政治道路，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则保留了一党统治。相似的文化、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结果——解释这一差异的变量是制度性的，而不是文化性的。

民本思想仍能提供什么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民本思想与民主无关。恰恰相反，它为中国的民主论证提供了舶来理论无法提供的东西：一种本土的合法性词汇。当孟子把人民置于统治者之上时，他为“统治者服务于人民而非相反”这一命题提供了古典权威。当天命使合法性以福祉为条件时，它确立了没有任何统治者仅凭权利而统治的原则。当谏官传统尊崇向权力说出不受欢迎真相的官员时，它肯定了批评权力是一种美德，而不是犯罪。这些都是民主论证的资源，一个在中国建立的民主汲取这些资源会更强大——正如西方民主国家汲取自己前民主时代的传统，却不声称中世纪的英格兰已经是民主国家。

但资源不等于等同物。这一关系的诚实表述是：古代中国民本思想是一种*关于*人民的传统，而不是一种*由*人民统治的传统。它使人民的福祉成为合法性的标准，使人民在上书与抗议中有发声的机会，并否认任何统治者可以不受评判。它从未给予人民选票、组织反对派的权利，或合法罢免政府的程序。把这称为民主，是把“民主”一词的含义降低到可以涵盖任何声称关心臣民的政府。而这对传统本身也不公平：孟子的标准是一个苛刻的标准，是悬在辜负人民的统治者头顶的一把剑。一旦被变成民主成就的证书，它就成为它本应评判的权力的一面盾牌。

结论

为人民而治、由人民授权和可撤销的权力是三件不同的事，只有后两件使一个制度成为民主制度。古代中国民本思想以非凡的道德力量实现了第一件，它坚持人民比统治者更重要的主张，至今仍是古典世界最伟大的政治思想之一。但它止步于此。它从未建立起人民据以授权权力并收回权力的制度——竞争性选举、合法反对派、领导人的有序更替。2021年白皮书把这一传统作为中国政治遗产的一部分来主张是对的，为民主设定苛刻的检验也是对的。但它们暗示这一遗产已经通过检验，则是错的。对孟子来说，人民是宝贵的。他们还不是主权者。民主始于民本思想结束的地方：当人民不只是对统治者重要，而且选择统治者——并且能够选择另一个统治者。

另有其他语言版本：English · 繁體中文 · Français · Deutsch · Español